古典诗词的现代接受效应

——以《念奴娇·赤壁怀古》对电影《赤壁》的影响为例

张春晓

(暨南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自古以来关于赤壁的诗词歌赋吟咏颇多,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词中隐括的故事元素、情绪和史观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吴宇森电影《赤壁》剧本改编的重要精神依据。诗意表达的充分利用提升了影片《赤壁》的表现张力,使古典意味更浓重,并使影片在人物塑造、故事构思、声画效果、主题思想上都得到了更为便捷有力且深刻的阐释,同时也开拓了新时代对于词境活用的新领域和词学接受的新范畴。

关键词:接受效应;故事元素;诗意表达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3-0073-06

Modern Adaptation of Classic Poems

——On the Influence of *Nian Nu Jiao—Chi Bi Huai Gu* on the Film *Chi Bi Cliff*

ZHANG Chunxi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poems on portray *Chi Bi Cliff* since ancient times. *Nian Nu Jiao—Chi Bi Huai Gu* written by SU Dongpo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Story elements, emotions and history hidden in this poem enjoy popular support, and the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spiritual basis of screenplay adaptation of *Chi Bi Cliff* made by WU Yusen. The full use of poetic expressions makes the film more expressive and bear classic style, which not only makes all the characters, stories, sound and picture effects, and the themes of the film more expressive, but also expands the new field of use and enjoyment of the Chinese classic poetry in new era.

Key words: acceptance; story elements; poetry expression

吟咏赤壁的诗词歌赋颇多,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赤壁》和宋代文人苏轼的长调《念奴娇·赤壁怀古》。2008年,吴宇森导演拍摄的史诗大片《赤壁》分为上下两部上映,很多人认为这是吴宇森向苏轼的致敬。本文不是对电影成败进行评价,而在于阐明其对诗词的充分运用。

《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于苏轼元丰五年被贬黄州之时,其时苏轼常常驾舟江上,或独登赤壁,于江山人生深有感悟,前后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是年他在《答上官长官二首》中写道“所居临大江,望武昌诸山如咫尺,时复叶舟纵游其间,风雨云月,阴晴早暮,态状万千,恨无

收稿日期:2011-11-12

作者简介:张春晓(1974-)女,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影视文学。

一语略写其仿佛耳。”^[1](卷八十一)正是在这样激情四溢的感发之下,其赤壁词与赋中都蕴含着非常充沛的感情力量。

古典诗词篇幅短小,往往容量很大。特别是咏史怀古题材,其中既蕴含着对历史故事的叙述,同时作为抒情文学的典范饱含着作者的情绪和史观,它们引起历朝历代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形成普遍的认同和接受。^①认同和接受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故事本身的范式,提供了故事可能延展的空间和方向,造成接受者的思维定式。正如同苏词(包含前后《赤壁赋》中蕴含的故事和人生观)本身具有的故事性、词境美、画面感、音乐感、节奏感和气势,千百年来都早已积淀在人们的审美接受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赤壁故事的集体记忆。在现代的影视创作中,古典诗词依然可以呈现出这种接受效应。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习惯,赢得广泛的认可和会意,改编者有意识地尊重和沿袭古典诗词中既有的故事元素,为人物的塑造和影片的精神内核提供供给,这也是电影《赤壁》及更多影视作品借鉴诗词中的故事元素和情感张力进行剧本创作的根本原因。

一部电影当然不可能依靠复制一首诗或词得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力,但诗词深厚的内蕴和历史积淀下的接受效应,却可以完美地增值影视语言的表达。赤壁诗词无疑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而浪漫的故事元素。首先,电影《赤壁》延续了诗词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偏重,即重新确立了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绝对地位。《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怀古咏史词上片写赤壁地理形势之险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眼见江山如画,遂引发诗人“一时多少豪杰”的无限感慨。豪杰如今安在?呼应起第一句的无尽感怀,正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写历史事件和人物,基调雄放悲壮,深具历史的沧桑感。下片写周郎及至词人自我。周郎的风华跃然词中,“遥想”是穿越时空的共鸣。想周瑜年少,小乔初嫁,琴瑟和谐,意气风发。但见他于赤壁一役,羽扇纶巾,文韬武略,谈笑间指挥若定,火烧连营,何其风流!

在《三国演义》把赤壁之战的主角设定为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的诸葛亮之前,无论是正史,还是诗词歌咏,周瑜都是赤壁故事中的绝对主角。^②曹操给孙权的信中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2](p1265)尽管不甘心失败,曹操也不得不承认,赤壁一战使周瑜名声大噪。明清戏曲小说出于尊刘之旨及反衬诸葛亮多智,均将周瑜描述为气量狭小。小说戏曲艺术形式的喜闻乐见,使气量狭小的周瑜形象在接受中几为定论。较于史家之言,“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年少周郎,显然从形象和情感上更为深入人心。苏词以其家喻户晓的名篇佳句与俗文学相颉颃,在人们普遍接受的赤壁之战印象中,使周瑜风华正茂、儒雅风流的形象与小说中的狭隘形象平分秋色,奠定了周瑜形象反正的基础。

电影《赤壁》志在匡复《三国志》为代表的三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复原了唐诗宋词中笔墨最多的三国人物,重新将周瑜确立为主角,重要的人物关系亦随之展开。既铺排了周瑜与小乔的相濡以沫,又着意于周瑜与诸葛亮的惺惺相惜,更在周瑜与曹操两位统帅间建立了敌我、三角的双重矛盾,使周瑜成为赤壁之战的灵魂人物,正如词意中的表达。为了突出周瑜的文武全才,呼应苏词中“羽扇纶巾”的儒将风流,电影《赤壁》依据“曲有误,周郎顾”的时语,敷衍出一段牧童吹笛、周瑜校音的主场戏,完成了周瑜精通音乐、爱护百姓的形象塑造。

^① 在王兆鹏、郁玉英通过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整理出历代影响力最广泛的十首宋词中,《念奴娇·赤壁怀古》排名第一。参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② 如唐代诗人李白《赤壁歌送别》:“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元代诗人朱桢《赤壁石刻》:“大书石上莓苔封,千年不泯周郎功。我今送客放舟去,江山如旧还英雄。”诸作均以周瑜为赤壁之战的主人公,足见在《三国演义》之前,人们关于赤壁鏖战的历史记忆是定格于东吴统帅周瑜身上的。

其次,电影《赤壁》以词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浓墨重彩地推出在历史记载中单薄的人物形象——小乔,并且对词中流露出来的美人英雄、琴瑟和谐的意境和留白进行了充分的发挥。

“小乔初嫁了”五字在词中可谓横空出世,突兀却是张力四射,引人暇思无穷。“雄姿英发”四字承上启下,是抱得美人归的得意,是于战争中无畏强敌的自信。英雄美人,美人是何等之美,能使英雄“雄姿英发”?“小乔初嫁了”五个字,将美人与英雄之朝气、战争之胜负联系一处。美人虽不知名,不知其究竟如何样貌,却足以让她在人们的想象空间中、在文学的舞台上活色生香。

《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记云“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正史对小乔的描述仅有“皆国色”三字,至于其禀性气质均无言及。正如叶锦添所说“正史对小乔这个人物的记载,可说少之又少。只知道江东‘乔公二女’都是国色天香。孙策娶了大桥,周瑜娶了小桥。小乔之名可以说完全成于文学之笔,诗人墨客或小说戏剧,对小乔都充满了美丽的描述与臆想。”^{[3] (p152)}

小乔的文学之名始自杜牧,成于苏轼。杜牧《赤壁》诗中固然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却是将二乔并论,且将二乔被俘作为东吴失败的象征。这首诗的重点在于战争的成败,而后人们的接受重点则在于曹操出兵的目的,关注点都不是停留在小乔的人物形象上。苏词之后,著名词人辛稼轩曾将笔触切入到周瑜和小乔的生活细节,他在《菩萨蛮》中写道:

画楼影蘸清溪水,歌声响彻行云里。帘幕燕双双,绿杨低映窗。曲中特地误,要试周郎顾。醉里客魂消,春风大小乔。

词中纯写小儿女情态,感情与词作分离,在感情力量上难以打动读者,取得共鸣。由于写得过于具体,意象明了,反而使读者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弱化了传奇,使英雄美人的故事流于平凡与刻板。对文学中的小乔形象没有注入更多的创造力,影响力远较苏词为弱。

存留至今的岳阳小乔墓,元朝以来历经修缮,如今墓园内照壁正面刻有苏东坡手迹“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正是人们对史料空缺的小乔一生最中肯的评价。没有质实的细节,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公认的小乔的风采和传奇。小乔之所以在人们心中拥有无比美好的印象,不是出自《三国志》,也不是《三国演义》,而是苏词的留白。为了获得人们对于小乔的普遍认可,电影《赤壁》全力制造出一个美貌智慧并存的女子。叶锦添在《赤壁电影美术笔记》中说“电影中为小乔设计许多体现她美感的東西。她精通各种文艺工艺传统美学素养,包括书法、缝纫、音乐、纺织(也考虑过打绳结),都是在体现她的细腻动人之处。”^{[3] (p168)} 尽管汉代并没有发展出整套的茶艺,“但是为了让小乔能体现朴实生活的美感,电影中表现了更多有关茶艺的细节”。^{[3] (p170)} 精通琴棋书画、知礼仪、外柔内刚种种几近完美的塑造手法,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诗词留白的想象。

再次,电影《赤壁》依据古代诗词的接受效应,展开了小乔、周瑜、曹操的三角关系,并由此确立了主要情节线:即曹操于小乔的战争目的性。

最早在文学中将小乔卷入战争利益的是杜牧的《赤壁》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前两句以小见大,不写赤壁之战的壮烈,只是从沉没江中、锈迹斑斑的武器说起。铁器已锈,磨洗一番尚且光泽可鉴,仍可见出汉代的风采。而曾经手执武器的战将,却早已不再。后两句宕开去,是以偏概全。诗人假设,如果周郎不是因为东风之故侥幸保全江东,那么二乔也将在曹操为其后宫修建的铜雀台中,默默地度过年光。后人曾经非议杜牧,将战争的后果只落在两个女人身上,太无视民生之重。^①

① 即如[宋]许颍《彦周诗话》:“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2页。

杜牧之意却在于,大乔为东吴之主孙策孀妻,小乔为东吴都督、赤壁之战主帅周瑜之妻。如果这两个女人都成了战利品,那江东的命运自是不言而喻。这首咏史杰作,不仅具有深邃的沧桑感,更以一句“铜雀春深锁二乔”开启了曹操平江东只为二乔的传说。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虽没有在词中明确地将小乔和曹操合说,但其意味之间带有一定的暧昧性。“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之后便紧接着“谈笑间,檣灰飞烟灭”,将美人与战争的结局发生密切联系。词中没有提到对阵的另一方,只是以“强檣”称曹操的强大水师,“灰飞烟灭”言其战败的结局。美人卷入英雄之争,自古以来便是撩人的话题。苏词不明说,读者却可以神往,这无疑将杜牧之诗中曹操于小乔的意图更莫须有的放大。

曹操曾筑铜雀台,中间飞架二桥。《铜雀台赋》赞道“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螭螭”,本意在于形容二桥气贯如虹。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时,铜雀台还没有兴建,更无从说起《铜雀台赋》。历史上的曹操和小乔本来全无交集,对曹操有知遇之恩的乔玄^①也并非小乔之父。误解大约始于宋元,如宋末诗人黄希声《题二乔图》^②诗即已混淆了乔玄和大小乔的关系。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乔玄与小乔之父乔公合而为一,才使谬说渐成定论。当小乔成为乔玄的女儿,曹操与小乔的人物关系就渐渐成立,并有了重新铺写前史的可能。

小说《三国演义》不仅把《铜雀台赋》的创作时间提前了,更借诸葛亮之口,将文字改为“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以曹操南下之意正在于对大乔小乔的非分之想(“桥”与“乔”二字本可通用),来智激周瑜。本是计出诸葛亮的文学曲解,随着《三国演义》的广为流布,人们接受中的三国故事早已历史和传说混淆不清,曹操为二乔下江东的历史冤案已俨然成事实。这便是从诗到词,再到小说,共同制造历史传说,并且左右后人接受效应的范式。

电影《赤壁》将诗意流传下来的历史误解用足,衍生出曹操和小乔以茶艺结缘,亦以茶艺败走赤壁的桥段。民间成说的充分利用,诗意故事元素的再创造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曹操在诸人围攻之下,坦率地说出“没想到我败给了一场风,输给了一杯茶”时,电影《赤壁》更是何其隆重地将败兵之因由归结到曹操对小乔的贪慕。尽管电影的最后一笔,曹操轻轻一笑反问小乔: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你?显然,主创团队难以完全忽略历史本事,只能在此作出重要暗示,指认曹操的英雄之心绝非如此简单。

电影《赤壁》在小乔、周瑜、曹操三人间作足戏本,着力铺排小乔周瑜的知己之爱同时,也制造了小乔和曹操之间的纠结。“为了制造戏剧的高潮,剧中安排了小乔只身夜访曹营,小乔沿着30米宽的大栈道远远地走近,导演利用大栈道两边排列着的10米高的仪仗杆以及灯火夜景,制造出小乔到达曹营的戏剧张力。”^{[3][p69]}

二

充分利用诗词接受下的故事元素外,电影《赤壁》中的种种情绪点染更是直接出自赤壁诗词的诗意表达。拍英雄片出身的香港导演吴宇森,在电影《赤壁》中自然少不了表现一贯的英雄主义命题。把英雄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更衬出人物的沧桑和时代的兴亡感,以及沧海桑田的历史厚重。电影片头即借杜牧诗的意境,表达出沧海桑田的时光流转。片头画面意韵古典,以古剑销磨作为典型的具象。开场一把锈剑,继而销去锈迹,宝剑光泽如新,体现着杜牧诗中“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鲜明意境。周瑜为牧笛调音这段场景中,牧童重新吹奏起悦耳的笛声,满廓将士侧耳倾听。空镜转向云海雾松、高山流水,随即周瑜的英容叠画在青山绿水之间,给人以明晰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感慨。

① [宋]范晔《后汉书·桥玄传》:“初,曹操微时,人莫知之。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后汉书》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5页。

② 诗云“龙翔下卷江东土,孙郎初得乔家女。乔家本自重曹瞒,只鸡斗酒空酸楚。襟情正用留阿瑜,尚得人前称肺腑。百年王气竟销沉,妙写丹青娇欲语。香闺擗管记何书,並蒂芙蓉按花谱。那知不是未嫁时,本末无从勘彤史。词人多事管闲愁,铜雀纷纷底歌舞,尽强被发向黄垆,只与东阿传洛浦。”[元]刘壘《隐居通议》卷九《诗歌四·黄希声古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把人物塑造和英雄主义的表达完成在苏词的造境之中,正是对于集体记忆的诠释和迎合。

另外,历史人物的咏诗直接强化了电影《赤壁》的人物灵魂和影片内核。

苏轼同时期创作的《前赤壁赋》可以视为《念奴娇》词人生观与情感的互补。月出东山,白露横江。诗人扣舷而歌,客洞箫以和。其音怨慕,如泣如诉。于是诗人问客缘何如此?客曰: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苏词中的曹操是隐形存在的,《前赤壁赋》通过“客”之口,则明言无限感慨曹操的一世之雄。对诗人来说,赤壁一战中没有成王败寇,只有英雄相争相惜。曹操和周瑜同样触及诗人的内心感动和识盈虚之有数。苏轼写于赤壁的词与赋,是千古风流人物的一次精神盛会,羽扇纶巾的周郎、横槊赋诗的曹操、早生华发的苏轼,他们的灵与思在曾经的古战场,在江月无边的山川中风流际遇,传达出何等慷慨奔放的感情。这种感情深深打动了千古以来的人们,直至电影《赤壁》亦充分利用了曹操的赋诗《短歌行》,寄予了苏轼亦曾经感叹过的千古风流英雄之气。

《赤壁》中,曹操《短歌行》的吟咏把影片推进到感情的最高潮。曹操一代豪杰,亦是建安文学的代表。建安文学既有直面人生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形成了慷慨悲壮、沉郁顿挫的建安风骨。影片中,赤壁决战前夕的夜宴上,其时曹军已遭到了陆上的一次败军,饱受疾疫的挫折,但曹操仍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泰然处之,他慷慨行吟了全篇《短歌行》。整篇以比兴手法,诉说着“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4] [p19]}急转直下的人生至乐与人生至痛,英雄的理想主义和幻灭交相递换,而最终落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英雄之心,直陈了一代英雄统一天下大业的雄心。剧中历史人物的吟咏直接切入剧情,导入人物内心,诗意表达的效果事半功倍。

影片将诗歌作为人物语言的一种,直接转化为台词,有力地塑造了人物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了这首诗的意境和感情力量渲染情境。影片采取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一边是东吴的国殇,从君王到将士为死亡而沉痛至深;一边是曹营欢乐的宴会,人们在极宴娱心中享受着酣畅的人生。一边是熊熊大火,燃烧了生命的躯壳,灵魂像孔明灯一般在苍茫的夜色中飞走;一边抹去了一切声音,只有曹操的吟咏慷慨悲歌,响遏行云。曹操的《短歌行》,是赤壁之战前夕人物内心渴望的表白,是全剧感情力量最高潮的推助,亦是整部电影英雄主义的旁白和注解,其意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叹“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声画处理在此场景中达到的简洁而震撼的效果,正来自诗意表达的长处,语言简洁而场景寓意深刻,历史的厚重感更为述说渲染上古典悲剧的浓郁色彩,因为前人的诗不仅早已深入人心,而且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电影《赤壁》以及更多相关流行文化元素采取诗意表达的内在动因,在于通过诗词的接受效应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达到诗意表达的捷径,当然,运作之中也要遵守诗词接受效应的规律制约。

首先从创作主体来说,电影《赤壁》定位为史诗电影,借助诗意表达的复古形式基本是种必然。正如马克·赫尔本在《〈赤壁〉——历史的重现》一文中的认同“《赤壁》以谱写史诗为目标”。^{[3] [p9]}一部以史诗为目标的电影,必然决定了创作手法上的复古主义。美术指导叶锦添认为古典精神“反映在表达情感的艺术上”,“那个古典并不是一个浓缩在历史事件上的世界,而是历朝历代诗人与艺术家们集体向往的世界,他们把人文理想寄情于此,在那里产生了人类珍贵的多样的经验”。^{[3] [p32]}正是基于此,诗意的表达形式对于凝重的史诗主题来说,无疑能够起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其次,从观众的接受来说,诗意表达代表了传统的认知,易于入戏。

影视改编不可避免的困境在于,情节和原型一样,缺乏新鲜感,而一味改造又很难被接受。改编要顾及群众基础,三国故事现有的受众基础,不是作为正史的《三国志》,而是小说《三国演义》和相关的诗词演绎。前者改编的空间较小,而后者则在广泛接受的基础上,提供了较大的改编空间并且迎合了普通观众的期待,成为情节改编的重要依据。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两条情节线,即曹操之于小乔,是从杜牧诗

意而来,经苏词的放大,《三国演义》的杜撰,而被误传的一对人物关系。电影中将其坐实,并大加利用。虽有不经之处,但因为总体上符合了诗意中的故事元素,观众基本可以接受。东坡的词“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早已引发人们对于周瑜和小乔这对璧人的无限暇思。影片在这对人物关系上也是大书特书,从小乔参与劳作生产来表现她的亲切感,到为她设计茶艺以表现其古典美,在夫妻关系上也着意刻画他们的情投意合等,这些都符合了人们通过诗意而积蓄的极大期待——即郎才女貌的琴瑟和谐。唯有小乔进曹营一段,凭空捏造,不免为人诟病。毕竟,小乔独访曹操,拖延其战机,既不合战争之理,亦超过期待的范畴,成为情节上的陌生点。这也从反面说明,史诗作品中大胆的情节改造如不能从古典诗意与传统认知中汲取线索与养料,便难以获得受众认可。古典诗词的接受效应决定了诗意表达代表了传统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的故事改编基本可以得到认同,这对于影视改编来说,无疑是一条捷径。

再次,从电影的视听特性上来说,诗意表达产生了古典主义的视觉效果。

电影的语言是视听语言,声画对其来说,都具有不同于小说的要求。而古典诗词作为抒情文学,本身带有抒情性,具有“凡景语皆情语”的特点。即诗词文字本身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而这种颇具画面感的语言当中,浑然天成地孕育着感情。^①这些使得融会了古典诗词的《赤壁》在具有了很好的视觉效果的同时,显得含义更为丰富。如片头出自杜牧诗意的锈蚀古剑,再到磨洗之剑,从光泽到剑身的变化,极尽细节,所谓“传统的回形纹样的变化简约却不失大气之势”,^[5]很好地诠释了电影创作者对于古今战争的反思。而在牧童的笛声中,空镜里既酝酿着“江山如画”的美感,叠画的周瑜更表达着“一时多少豪杰”的兴衰之感。诗意表达既有可视性很强的画面感,且画面并不孤立,蕴含着的诗意境使画面层次更加丰富。同时,诗词本身是讲究平仄的韵文,读来音韵铿锵,抑扬顿挫,在“诗言志”以表内心之际,声音的美形成了更为深邃的力量,具有洞悉时空的穿透性。曹操《短歌行》的吟唱,在影片中就制造了非常震撼的视听效果,直达灵魂之思考和主题的揭示。

电影《赤壁》作为一部古装史诗大片,诗意表达很好地帮助它再现了古典意境,在声画效果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往往能在声画外直指深刻的主题。对于古诗词中故事元素的利用,也使得影视改编建立在人们对于古代诗词传统认知的基础上,更易获得认同。诗意表达的充分利用,无疑提升了影片《赤壁》的表现张力,使古典意味更为浓重,并使影片在人物塑造、故事构思、声画效果、主题思想上都得到了更便捷有力且深刻的阐释,这些都体现了古典诗词的现代接受效应。

参考文献:

- [1] 苏 轼. 东坡全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陈 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叶锦添. 赤壁电影美术笔记[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 [4] 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5] 朱 虹,詹秦川. 传统纹样在现代电影语言中的分析——以电影《赤壁》为例[J]. 电影评介,2009(2).

(责任编辑:张立荣)

^① 可参见:黄柏青《电影蒙太奇与诗词意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4);孙晓琴《试论从古典诗词的审美看中国当代电影的诗意化走向》,《电影文学》2007(13);郑平《中国古代诗词曲与现代蒙太奇》,《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1)。诸文均就古典诗词的意境和电影蒙太奇语言、审美特征的共通性进行了探讨。